

永不消逝的歌声

——周口西华籍革命烈士胡友琴的故事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

(上接5版)

歌声响起 百姓欢喜

1941年8月，胡友琴和侯翠华一起到泗五灵凤县开展妇女工作。这里是我党新开辟的新区，没有群众基础。胡友琴和侯翠华都不满20岁，又是外来干部，缺乏群众工作经验。

她们刚进村时，村民远远地观望着。胡友琴和侯翠华想去接近他们时，他们一个个又都跑开并关上大门，只有一群胆大的小孩，跟在胡友琴她们身后看热闹。

这怎么开展工作呢？胡友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即教孩子们唱歌，用歌声唤起群众。刚开始，孩子们不肯开口，她们就吹口琴，接下来又唱歌。听着听着，孩子们就跟着唱起来了，站在远处的村民也渐渐围过来。

看到靠近的老百姓，胡友琴非常积极主动，大爷爷、大娘短地叫得甚是热情。村里的人也愿意与她们接触了。

从此，唱歌就成为胡友琴打开工作局面的“武器”。她大方的举止、动听的歌声，成为人们对新四军的“第一印象”。

胡友琴与同行的女战士，每到一个村庄就先给村里的人唱歌，不然老百姓拦住不让走。特别是胡友琴的歌声优美动听，大家都喜欢听，凡是她到过的村庄，都留下了美妙的歌声。看到胡友琴很受欢迎，战友们亲切地称她“小钢琴”。

她原名胡友勤，为方便工作，她干脆改名胡友琴。

唱歌这办法果然奏效，没过多久，许多村庄的妇救会就组织起来了，一些年轻妇女要求参加工作，有的女孩子想像胡友琴那样成为新四军战士。

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青春的身影、优美的歌声，给困难重重的抗日岁月带来一丝光亮和欢愉。

带头做鞋 纺纱巧娘

1941年冬，胡友琴任樊集乡妇救会主任。在接受给新四军四师赶做军鞋的任务时，胡友琴向组织保证：3天内赶做100双军鞋。她发动群众，日夜不停地赶做军鞋，还将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用于买做军鞋的材料。为提高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，她边做边唱：“一针一线密密稠，战士穿上打敌人……”3天后，胡友琴带着几位妇救会干部，挑着100双军鞋第一个送到县妇救会，受到领导表扬。

1943年，豫皖苏边区政府号召军民开展纺纱织布运动。胡友琴领导的地区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，纺出的纱、织出的布是最多的，质量也是最好的。胡友琴既会纺纱又会织布，一天能纺4两线，村里人都叫她“巧娘”。她热情耐心地教别人纺纱，每天至少教会20多人，这些人有的还被评为纺纱能手呢。织布难度大些，胡友琴仍然教会了不少人。每天，胡友琴身边都围着许多妇女，纺纱织布，说说笑笑。乡亲们把胡友琴当作贴心人，有的大娘就认她作干女儿。

为了壮大抗日力量，在每次扩军工作中，胡友琴都要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。她经常工作到深夜，顾不上吃饭，《丈夫去当兵》这首歌曲她给老百姓唱了上千次。胡友琴忘我的工作精神，深深打动了老乡。他们有的当场替儿子报名，有的把丈夫送进会场……

1942年的冬天，日寇集中7000多人，兵分多路到淮北地区扫荡。部队、机关分头转移，跳出敌人包围圈。党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，组织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。胡友琴始终坚持在五北区陆围子一带和群众一起与敌人周旋。当看到有个别人不愿坚持就地斗争时，她说：“走了，留下老乡怎么办？我们要同

老乡在一起。”“翠华，不管敌情怎样变化，我们都要坚持下去，必要时就在老乡家埋伏起来。”

在最危险的时候，胡友琴与侯翠华互相鼓励、互相支持。就这样，她们坚持了33天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。

痛失爱子 战友离别

1942年，胡友琴与战友、泗五灵凤县政府秘书长郑淮舟结为革命伴侣。因战事紧张，他们聚少离多，大女儿郑效民出生不久，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。1945年春，受组织安排，胡友琴参加整风学习，她又把才几个月大的儿子五一寄养在老乡家。

一天，胡友琴突然接到“孩子病重”的口信，要她速回。胡友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最后果断地说：“还是工作重要，我应该相信老乡。”她没有去看孩子。几天后，孩子的病更重了，老乡只好带着孩子来找胡友琴。当地医疗条件很差，胡友琴搂着襁褓中的孩子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停止了呼吸。她紧紧抱着孩子不愿放下，只希望再多给孩子一点母爱，恨不得把自己的温暖全部传给渐渐冰凉的孩子。儿子早逝给胡友琴带来很大的打击。尽管这样，她忍受着痛苦，仍坚持参加整风学习。

1945年8月，日寇投降。淮北军民对敌伪展开猛烈攻击，先后解放许多城镇。根据地连成一片，解放的新区需要大量干部开展工作。胡友琴和侯翠华就要分赴不同地方工作，心情都很激动。分别时，这对好姐妹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一起工作，一起回老家西华看看。二人很想合影留念，但队伍紧急出发，只好互赠一张单人小照。岂料，这次竟成了姐妹俩的永别。

次子惨死 慷慨就义

1946年秋，国民党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大举进攻解放区，我淮北怀蒙解放区三面受敌。宿怀县党政军组织转移撤离，时任乡妇联主任的胡友琴及部分同志留下隐蔽，坚持做党的地下工作。在组织安排下，胡友琴带着不到一岁的次子毛毛去考城隐蔽工作。当胡友琴从杨家河渡口乘船刚到河中心，敌乡长得知消息，带人开枪劫船，将她抓捕。

郑淮舟的家人得知胡友琴母子被捕的消息后，立即借债并多方活动组织营救。最终，胡友琴被释放，回到考城的婆家。

为隐蔽工作，胡友琴在一所小学当老师。不料，小学校长是个特务，还有叛徒出卖，胡友琴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。国民党特务随即到考城抓捕胡友琴。

胡友琴被敌人严刑拷打审讯了3天。她昏过去，敌人就用水将她泼醒再打，打得她遍体鳞伤。即使这样，她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点秘密。敌人又阴险地把毛毛抱到胡友琴身边，恫吓她：“如果不说，就弄死孩子！”胡友琴指着敌人大骂：“你们是一群吃人的狼狗，有种的对我来，不要伤害孩子！”

敌人软硬兼施都失败了，把毛毛摧残致死，又向胡友琴下了毒手，把她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带到怀远县荆山脚下活埋。面对敌人挖好的土坑，胡友琴坚贞不屈、大义凛然，和战友高呼着“共产党万岁”，慷慨赴死，英勇就义。

友琴歌声 回响不绝

胡友琴被捕后，她的爱人郑淮舟听到消息，曾赋诗遥寄怀念之情。

伊本刚强女，囚笼志不移；

关山千里隔，梦尽亦依稀。

此时，郑淮舟尚不知道胡友琴已经牺牲。

后来，郑淮舟得知妻子胡友琴壮烈牺牲的噩耗，悲痛万分。胡友琴动听的歌声、青春的身影、坚定的

信仰，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郑淮舟挥笔赋诗，对爱妻的思念与敬仰从笔端流淌。

诗一：

血风腥雨年复年，生死荣辱亦坦然；

淮滨处处掩忠骨，缕缕哀思托杜鹃。

诗二：

不避艰辛不避危，铮铮铁骨铸崔巍；

卿卿寂然归何处，仰看凌霄胜楚辞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在举国同庆的大喜日子里，亿万人民载歌载舞。胡友琴曾以优美的歌声，迎接胜利的到来，然而，她却未能听到胜利的歌声。

爱人没有忘记她。郑淮舟曾在报纸上刊发寻亲启事，并派人到西华县寻找胡友琴的家人，然而，几经努力未能如愿。

战友没有忘记她。1950年，得知胡友琴英勇就义的消息后，侯翠华万分悲痛。她拿出珍藏多年的胡友琴单身照片，在上海放大加洗多张，亲手交给胡友琴的女儿郑效民。这也是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存世唯一的照片。

小小的照片里，胡友琴一头卷发，战争的硝烟根本遮挡不住她青春的容颜。

1985年，侯翠华亲笔写出8000多字的回忆录，充满真情地讲述了胡友琴烈士的点点滴滴，为后人留下真实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字里行间，青春活泼的胡友琴来到读者眼前，她优美的歌声回荡在读者耳边。

老家没有忘记她。当年，胡友琴参加革命，与家人不辞而别。家人认为她还会回来，一定会回来，等了一年又一年，胡友琴一直没有回过家。胡友琴的侄子胡继升回忆说，全国解放后，胡友琴的父母、姐弟一直多方打听她的消息。胡家曾得到这样的口信，“胡友琴被敌人活埋了，是个烈士，留有一个女儿”。胡家人不愿相信这些是真的。胡友琴的父母直到临终，也没有等来女儿准确的信息。

1979年，侯翠华回乡探亲，带回胡友琴早已牺牲的准确消息。胡家人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。此时，胡友琴牺牲30多年了，她的父母、弟弟已不在人世。

女儿更没有忘记她。1950年，郑效民从养母家来到父亲身边。这时，6岁的她隐约知道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从小就不在母亲身边的郑效民，经常翻看母亲的照片，尝试弥补幼年的缺失。

已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郑淮舟，给了郑效民许多父爱，还给了她特别的“母爱”——经常给她讲革命斗争的故事，讲她母亲的故事。

郑淮舟工作间隙，女儿依偎在他身旁。郑淮舟在纸上写出“胡友琴”3个字，让女儿认识。郑淮舟握着女儿的手，在女儿的衣服上，一笔一画地写上“胡友琴”3个字，让女儿跟着读。

今年80岁的郑效民说：“父亲教我认识‘胡友琴’3个字，饱含父亲的思念，承载着如山一样的父爱，更蕴藏着经过父亲传递的母爱。父爱、母爱，是我最大的财富！”

1979年，郑效民来到安徽怀远，在母亲牺牲的地方取一■土，放进胡友琴骨灰盒里，安放到西华县烈士陵园。胡友琴终于回家了。

1988年，曾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，安徽省委副秘书长、省政府秘书长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的郑淮舟光荣离休。

2004年10月，郑淮舟与女儿郑效民来到怀远，在荆山麓的革命烈士陵园，为胡友琴立下纪念碑。纪念碑面向滔滔淮河，采用汉白玉石质，雕刻成一朵白玉兰形状。

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，信仰坚定，在战火硝烟中，依然如白玉兰般洁白无瑕，美丽绽放！③5